

一个高铁“密切接触者”的自白：他就坐在我旁边，没摘过口罩 | 深度报道

原创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

记者/梁婷

编辑/石爱华 宋建华



延边地区高速设卡进行防疫检查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截至2月3日15时，新型肺炎累计报告确诊17252例，死亡361例，治愈485例，疑似病例21558人。统计数据之外，有诸多密切接触者正在经历14天隔离。他们可能只是碰巧，在高铁站、机场与人群中的一个感染者相遇，短暂交集后各奔东西。

几天后，他们突然被告知，因与新型肺炎患者密切接触，被划定为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”，接着收到一封医学告知通知书，开始隔离。

李萌是正在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之一。她家住延边州，在广州工作。1月23日她搭乘飞机落地长春。在长春至延边的高铁上，她与一位后来被确诊的男乘客相邻而坐，得知消息后，李萌当场吓哭、她担心

传染家人、还遭遇了信息泄漏，但她最终镇定下来，接受隔离。

李萌想告诉更多人，因防护到位，她至今无恙。隔离期间，确诊乘客的个人信息在网络流传、其中不乏恶意评论，但李萌从没怪过这位老乡，“我和他一样，都是在外漂泊一年的返乡人，我们不该责怪感染者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。”

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病例 2，男，27 岁，朝鲜族，系武汉输入病例。1 月 23 日从武汉天河机场乘坐 CZ3695 航班（座号 57H）到长春，转乘 C1043 高铁（座号 6 车 07A）到达图们。

龙嘉

12:28

发车时间：2020 年 01 月 23 日 周四

C1043 经停站

历时 3 小时 9 分

珲春

15:37

变更到站

改签

退票

二等座 06 车 07C 号

已出站 退改说明

¥ 134.5

李萌的购票记录显示，她与一位确诊病例乘坐同一车次，同车厢，座位相邻

吓哭了

看到群里转发文件截图时，是 1 月 29 日下午两点左右，我正和朋友在饭店吃饭。文件的标题是“密切接触者协查”，内容是一位 27 岁男性肺炎患者从武汉回延边的出行全记录，其中第二条消息让我有点害怕，他的乘车日期是 1 月 23 日、乘坐车次、车厢号和我一模一样，他的座位是 7A，我是 7C。

我确实有点慌，当时很着急，怕旁边桌听到引起恐慌，就跑到一边，在相对隐蔽的桌位开始打电话。同桌的朋友其实也害怕担心，他们也有点生气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回来。

我先打给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朋友，想让她帮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我要吓死了，一直催促朋友快点查。朋友回复说那个人是疑似病例，没有确诊，让我别乱想，还说挨着近也不用怕。电话里，她念座位号的时候，我吓哭了，是真的。当时心里就两个字：卧槽！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种“缘分”吧。

后来我打电话给延边州疾控局、图们市疾控局、图们人民医院，希望进一步核实消息，当时得到的回复都是还没有确认。考虑到和他没有任何肢体以及语言接触，我也不那么怕了。我又给我妈打了电话，她让我不要慌张，等她去接我回家。

从饭店回家也就十几分钟，我妈让我别怕，说是人为的恐慌，不会有事儿。我那时候没有再哭，就是内心很愧疚，担心传染家人，他们岁数都较大。也担心传染朋友，要不是和我吃饭，他们的爸妈也不同意他们出家门。

1月30日官方公布他确诊的消息。当天下午三点多，我正式收到了医学观察告知书。社区的工作人员开始跟我对接，发给我一个密切接触者的居家医学观察提示，我就按照上面的提示严格遵守。

我每天上午八点五十、下午两点五十测体温，然后发给她们。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喷壶，装了点含氯的漂白水（消毒水卖光了），每隔一个小时喷一次。我不出门，就在家乖乖待着。最近有时候会感到胸闷，但是我不发烧，而且吃嘛嘛香，我就没那么担心了，可能是心病。

我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刷疫情的新闻，这两天最让我忧心的是无症状感染者，我担心自己是（无症状感染者），我忍不住要不断地看新闻，我不能没有信息，无知才会让我恐慌。我拿无症状感染者的经历，和我的经历互相佐证。他们大部分发病都比较早，我第七天才开始隔离，身边的人都没事，这大大减少了我的恐惧感。其实我想过拍CT，但我妈说，没症状，能不去医院就不去。

明天开始上午 8 点 50,下午 14 点 50 给我就行,最好是拍一下体温计。

好的 会的

最近不要出门啊,注意安全通风,注意休息。

不出门 乖乖的

李萌每天两次向社区汇报体温,图为聊天记录

要冷静

我胆子很小，疫情发酵以来，一直小心翼翼。1月22号我还在广州上班，看到人民日报统计的数据显示：截至1月21日23时，湖北有270例确诊的，广东有17例，很害怕。

我不敢坐地铁，出门尽量打车，上班时都戴着口罩。当时办公大楼的电梯按钮都贴着每小时消毒一次的提示。我还看到有人转发一些报道，按照数据模型估计，当时（21日）至少7000人感染，我还纳闷这是什么“妖魔鬼怪”。

因为广州属于比较严重的区域，在回家路上，我做了很多个人防护。1月23日早上8点，我从广州飞长春。朋友给了我几个N95口罩，我在飞机上用了，脸都勒疼了。我特地升舱到公务舱，尽可能减少人群接触。

换乘高铁后，我马上换了新口罩，除了喝水没摘下来过。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我本着预防的心理，路上喝了999感冒灵。到家以后，我先把衣服洗了，用的是衣用消毒液。拖地也是用的含氯的漂白水。

我记得7A座的男乘客，他全程戴口罩，是黑色的一次性医用口罩。他打电话的时候，口罩也没摘过，全程没有咳嗽。我和他没有较为直接的接触。

根据网上的消息我了解到，他27岁，现在基本不发烧，说明年轻人抵抗力强，可能真的会战胜病毒。回家这么久，我没有任何症状，这说明只要防护措施到位，对于隔绝感染是有效的。

我有时候也会胡思乱想，担心万一有意外，感染家人。他们大部分都50到70岁。我哥因为和我一起吃过饭，也被隔离了，他有一点轻微的咳嗽，因为家里有小孩，他搬到了一个人单间居住。他在单位接触过的同事也隔离了。

我和哥哥现在都不出屋，每天会微信聊天，他一直安慰我“啥事没有”，让我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不要有心理压力。

我的隔离期到2月6日，现在虽还在观察期，但已经过了发病高危期，我现在很淡定。只是我的家人蛮恐慌，他们担心我，我二姨都急哭了。

今年我大姨66周岁生日，初六是我爸生日，我们原本打算过年一起聚一聚，现在我只能在家待着。我也给公司报备过，领导很好，让我不用担心，安心隔离。

到现在我和家人都没有任何问题，虽然咱不唯心，但要相信精神的力量，我们人类有主观能动性。要冷静下来，慌乱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
现在，我真的很想喝一杯波霸奶茶，也很想念广州榕记的冻柠茶。

本人说明：第一，23号从武汉出发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在长春机场也做了体温测试，因不放心24号到图们市人民医院进行血常规检测和CT检测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才回的家 医生让我隔离观察 我没有隐瞒过我的病情！我也不是那样的人。第二，24号当天发烧37.4 吃了感冒药 第二天提问一直是36度左右 第三，直到28号疾控中心通知需要做核酸检测才进行的检测，凌晨告诉我是疑似。现在还在等结果。我想说假如我知道我患病了我就不会来延边 我很爱延边，我也是一名受害者，回家以后一直在家待着隔离观察。谁都不想要这种结果。有人公开了我的信息我已在公安机关立案。信任我的朋友们请转发出去 求你们了 🙏 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请延边的朋友们棒棒忙转发一下

Show Less



从武汉回乡的男乘客被确诊“新型肺炎”后遭到网友的恶评，他在朋友圈发表了个人声明

受害人

这两天我刷微博，看到很多人在骂我邻座的乘客，网传的文件把他的家庭住址、电话、身份证号全都泄漏出去。怎么能把个人信息全部发出去呢？不要负责的吗？

网上有很多责怪他的声音，比如：‘明知自己有病，还回来’、“该死的，不好好在武汉待着，回来干什么，要被气死了”、“把他揪出来挨打吧”。看到这些我很难受，我很想替他说话，但又怕引起更大的恐慌。我想着，等我隔离完了再说。

后来，我在网上看到他的自述。他说，23号从武汉出来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症状，在长春机场也做了体温测试，因为不放心，他回家前，还特意到图们市人民医院进行了血常规检测和CT检测，医生让他隔离观察。

他回家以后，24号出现症状，发烧37.4度，吃了药以后体温一直是36度左右。28号疾控中心通知他需要做核酸检测，他凌晨接到通知，才知道自己是疑似，但当时也还没有确诊。他在自述中提到，如果知道自己患病，是不会回来的，他自己压力也很大，他爱延边。

一些延边本地人生气，原因在于，武汉23号关闭了离汉的机场和火车，有人认为，他在1月23号还回来，存有侥幸心理。事实上，他的航班在10点前，当时机场没关。

我相信他可能和我一样，也是工作忙到最后一天，一年就等着这一次回家，在家的人可能感受不到漂来漂去的心理。当然这是个人选择，我讲这些也不是给他加同情分，只是希望多些换位思考，少一些网暴。

公众对他“有风险就不要回来”的要求，也能理解，病毒谁都恐慌，但我想说，我就坐在他旁边，我也不会怪他，这是系统排的座位，不是他选择和我坐在一起的。我没有理由去责怪他生病，更不会骂他。他是受害人，他也不想这样。我希望他健康病愈，27岁，人生才刚开始。

朋友后来跟我说，我们一节车厢的人员信息都流出去了，很详细。我真的很生气，我最怕影响爸妈的生活。我给疾控中心打电话投诉，他们也很着急，在控制。他们解释，之前是微信群进行工作，容易

信息流出，现在改为点对点工作。

经历这次事情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要曝光病人及密切接触者的信息，这不仅对停止病毒传播没有任何帮助，也是违法的。我希望我们不要互相排斥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。

(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，李萌为化名)

【反侵权公告】 本文由北京青年报与腾讯新闻联合出品，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。

◉ READ MORE ◉



武汉街头的“摆渡人” | 深度报道



我与“新型冠状病毒”搏斗的22天 | 深度报道



一个武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自述 | 深度报道

文章已于修改